

任 何 一 天 都 可 以 成 为 新 生 活 的 第 一 天。

THE First Day
第一日

THE Second Day
第二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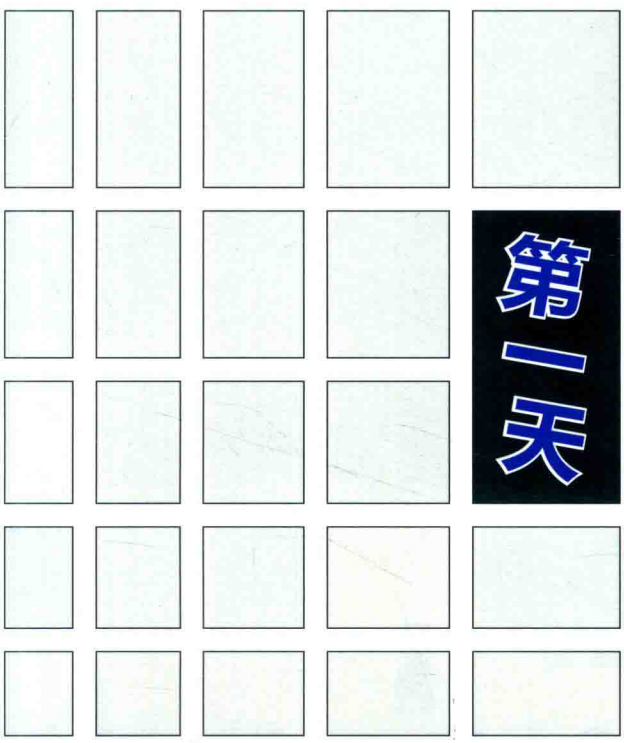
THE Third Day
第三日

THE Fourth Day
第四日

THE Fifth Day
第五日

THE Sixth Day
第六日

THE Seventh Day
第七日



的 我生命

第一天

意 保羅·杰諾維塞 著
陈英 李燕超 余婷婷 译



PAOLO GENOVESE

哪怕只有一次！谁曾想过有一天会出席自己的葬礼？
用七天的时间去发现，如果没有你，世界会怎样！

同名电影
正在热拍中

大卫奖最佳影片《完美陌生人》导演保罗·杰诺维塞小说力作
一部探讨生命与死亡的奇幻寓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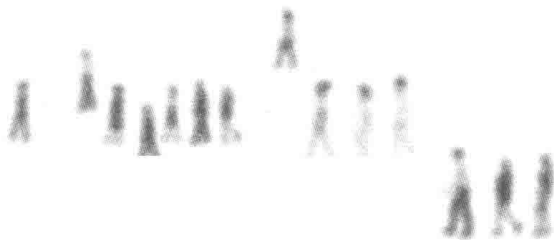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世界虽不总是遂心如愿，但也不会一成不变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.

我生命的
第一天

THE FIRST DAY OF MY LIFE

[意] 保罗·杰诺维塞 著 陈英 李燕超 余婷婷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生命的第一天 / (意) 保罗·杰诺维塞著; 陈英, 李燕超, 余婷婷译.
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 7
书名原文: Il Primo Giorno Della Mia Vita
ISBN 978-7-5594-3791-4

I. ①我… II. ①保… ②陈… ③李… ④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意大利—
现代 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104827号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10-2019-156号

Original title: Il primo giorno della mia vita
Author: Paolo Genovese
Copyright © 2018 Paolo Genovese
The Simplified Chinese is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through Niu Niu Culture and S&P Literary -
Agenzia letteraria Sosia & Pistoia s.r.l.


书 名	我生命的第一天
著 者	保罗·杰诺维塞
译 者	陈 英 李燕超 余婷婷
特约编辑	申丹丹
责任校对	张婉宜
出版统筹	孙小野
版权支持	张晓阳
封面设计	 金鹰文化·车球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10
字 数	220千字
版 次	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3791-4
定 价	42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
录

第一日 >	041
第二日 >	077
115 <	第三日
151 <	第四日
203 <	第五日
第六日 >	249
第七日 >	285

303 < 我生命的第一天 > 001

A large, thin-lined circle is centered on the page. A small, solid grey dot i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circle, approximately halfway down. The text "我生命的 第一天" is centered within the circle.

我生命的
第一天

“紧闭双眼，世界和你无关。”以前祖父总是这样跟他说，从家到上班地方的那段漫长路途中，祖父常常紧闭双眼。

祖父每天都要乘坐火车，往返于新泽西和纽瓦克，除了圣诞节。

“闭上双眼，你会感觉你还活着。”

拿破仑一直记着祖父说的这些话，在最近这段时间里，他闭眼的次数越来越多。

此刻，他听到两声急促的敲门声，传递着门外人的焦急。

“拿破……时间快到啦。你准备好了吗？”是汤姆的声音。汤姆很年轻，才二十岁，是一个学经济的学生，为了支付房租兼职做助理。

“拿破，你还好吗？”男孩又问。

拿破？拿破仑心想，为什么他老要叫我拿破？拿破仑是个大人物的名字，你叫这个名字时……

又传来了指节敲击门板的声音。

“拿破，你没事吧？”

拿破仑深吸了一口气，慢慢抬起了眼皮：镜子里是他的面孔。他四十九岁了。那是一双看透一切，但已经疲于思索的眼睛。他脸上的胡子三天没刮了，头发也很长时间没理了，已经盖住了耳朵。他的照片一排排放在一起，记录着他的脸一年年细微的变化。那是一个缓慢衰老的

过程，没有留下深深的皱纹，却展现出一项严重的缺失：他的笑容没有了。他的脸上再也看不到一丝笑意。镜子里映出的是一个听天由命的忧伤男人，他掩饰住内心的暗淡，只等着门打开后，释放自己积蓄的能量。

“拿破，你没事吧？”汤姆的声音里多了一丝警觉。

“我还活着。”拿破仑回答说，话里并没有讽刺的意味。

“你要准备好了，就可以开始了，大家都在等着呢。”说完，汤姆就走开了，他的脚步声和走廊里的嘈杂混在了一起。

拿破仑站了起来，他穿着一套灰色西装，下面是印着“生命之花”的T恤。他调整了上衣的领口，有些忐忑地整理了一下头发，戴上了眼镜，走出了化妆室。

走廊很狭长，似乎没有尽头。霓虹灯光颤动着，就像他的双腿。上台前的最后一小段路，他总是双腿发颤，但没人察觉到这一点。他从一群人中横穿而过，每个人都有话要对他说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话很关键，会决定今晚的节目能否顺利进行。拿破仑既没有停下来，也没有回应任何人。他唯一的想法就是，最后跟他说话的那三个人都已经与他共事了一段时间，他还是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。他努力回想，但脑子里却好像鼓起了一个气泡，他什么都想不起来。

他转过了最后一个拐角，那个将他与舞台分隔的拐角。

大厅里的喧闹声涌过来，淹没了他纷乱的思绪。

一个女人递给了他几张纸，对他说了些什么，他根本就没听进去；一位中年妇女用刷子刷了刷他的衣服，一个光头男人给他外套上安装麦克风。

现场的人声交织在一起，听不见大家在说什么。

拿破仑闭上了双眼。我还活着。

突然，高音喇叭的声音盖过了满大厅的喊喊喳喳，宣告着那晚人们会聚于此的目的，要求大家注意。

掌声震动。

我还活着。拿破仑又一次在心中默念，他定定站着，双眼紧闭。

“嘿，拿破？”是汤姆在叫他。

拿破仑看向他。

“该上场了。”男孩真诚地微笑着。

他们的眼神交会在一起：汤姆的眼里全是期待和担心，他担心发生无法挽回的事，他期待着对方的确认，示意他“一切都已就绪”，而拿破仑的眼里则是一片空洞。

每一次登台前，拿破仑都会想到《死囚漫步》^[1]，这部电影和这场节目没有任何联系，在帷幕后面，没有死刑注射等着他，有的只是为他欢呼的观众。但无论如何，他脑海里还是不断浮现出西恩·潘^[2]最后走向刑场的画面。

一阵掌声从大厅第一排向后方如浪潮般涌去。拿破仑的面部肌肉仿佛一瞬间被唤醒，他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微笑，这足以让汤姆安心。

[1] 由蒂姆·罗宾斯执导，西恩·潘、苏珊·萨兰登等主演的剧情片。——译者注

[2] 西恩·潘，1960年8月17日出生于美国加州，著名演员、编剧和导演。1996年，在第46届柏林电影节中凭借监狱片《死囚漫步》获得人生第一个最佳男演员奖。——译者注

“我还活着。”拿破仑第二次对自己说，他发现自己竟然大声说出了这句话。

汤姆很喜悦：“你还活着，拿破……我们都知道，让他们也看看吧。”他拥抱了拿破仑，抱得很紧，就好像拥抱着自己走失的父亲。拿破仑有些腼腆地回应了他，用手臂环抱了他的肩膀。在他们的旁边有那个拿着刷子的女人，三个拿破仑记不得名字的人，还有其他拿破仑记不清身份的人。在这个时刻，他们只是一张张催促他上台的脸。

皇后乐队的《将你震撼》的第一个音符，彻底将他从麻木中唤醒，就像弗兰肯斯坦^[1]的身体遭到电击一样。现在，他非常振奋，就像是回到了“励志演说家”拿破仑·麦克布莱德漫长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刻。拿破仑·麦克布莱德是一个能够开启你人生新旅程的人。今夜，大厅里绝大部分人就是为他而来。他深知这一点，他不能让他们失望。

拿破仑依次看着他的合作伙伴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上台了。

舞台属于他。

明斯拉夫剧院里坐满了人：拿破仑看向正厅，又看了看两侧。剧院里的座椅是红色天鹅绒的，这些年，他已经看过好几百次了，可今晚整个剧院座无虚席。

一千五百九十七个位子，他不断思忖着。

一千五百九十七个座位都坐满了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这就像

[1] 英国作家玛丽·雪莱小说《科学怪人》中的人物。——译者注

坐飞机，总有人在最后一刻放弃登机。如果飞机坠毁，会发现总有乘客没有来，待在家里的人就逃过了一劫。然而今天晚上，或许那些没能进场的人会在劫难逃。来这里的人都渴望救赎，而拿破仑就是少数能给他们指一条生路的人之一。

观众都站在座位前，都跟着佛莱迪·摩克瑞^[1]的音乐旋律摇摆，拍手，欢迎这位巨星登台。

拿破仑穿过舞台，从右边走到左边，充满激情地拍着手，不顾刺眼的灯光，直视着观众的眼睛。他身后是两幅巨大的海报，上面是他微笑的脸庞：五米乘五米，每张海报二十五平方米，上面写着他的格言：“掌控你的人生”。

此刻的拿破仑和之前判若两人，之前的颓废模样，那个皱着眉头，看着镜子里的面孔的人已经完全消失了。拿破仑现在仿佛换了一个人，变成了那个战无不胜的法国将军，率领千军万马，救人于水火中。他是一个人生战略家，非常专业，所以人们心甘情愿花整整六百美元来购买正厅票，或者花四百五十美元购买两边的位子，只为了出现在这里。

音乐声逐渐减弱，改变观众人生的时刻到了。

“你们准备好了吗？”拿破仑用强有力的声音问。

观众齐声回答：“准备好了！”声音激昂。

“我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。”

观众再一次大喊“准备好了！”，震得墙壁都开始摇晃。这让拿破

[1] 皇后乐队主唱。

仑想起了火车经过祖父家旁边时的场景：祖父住在铁路边，火车经过时，有一扇小玻璃窗总会叮当作响，每次似乎都要碎了，却一直没有碎。祖父母已经去世多年，他把小玻璃窗安在自己的公寓里，常常凝视着它，思念和感恩在心里交织，他希望有什么东西经过，可以让玻璃再颤动一次。但自从他住进纽约上东区一座高档住宅楼的二十三楼以后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的生命颤动了。

“来吧，我们开始吧！”拿破仑朝着极度兴奋的观众喊道。他们叫喊着，继续拍着手。拿破仑前前后后地走动，在小小的舞台上，他利用所有可能来观察他们。这一千九百五十七个被魔鬼侵扰的灵魂，渴求着能从这里带走一份幸福，他们坚信这是一个好机会。

这就是个好机会。

“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十一期《掌控你的人生》节目。”

观众一下子振奋起来了。拿破仑故意停顿了一下，然后用震撼人心的声音说：“今晚我将给你们重重一击！”

他又停顿了一下，观众的声音也慢慢减弱。拿破仑看着眼前观众的脸，一个一个地看着他们，他想让他们感到自己最特别，最独一无二。每个人都应该觉得自己是被选中者，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救赎。拿破仑清楚这一点。

“是的，我将会给你们重重一击。我会碰到你们的痛处，调侃你们的恐惧，会让你们陷入困境。我这么做很失礼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又是一次停顿。

最后一句话回荡在大厅里。似乎所有人都张着嘴，等待他揭晓答案，

刚才令人振奋的激情变成了催眠的安静。

拿破仑的目光缓缓地扫过观众，他在仔细观察他们，仿佛想要直抵他们的心灵深处。

拿破仑压低了声音，问：“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在漫长的迟疑之后，拿破仑宣布了答案：“因为你们很强大，因为你们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。”

拿破仑从舞台侧边的台阶下来，到达剧院正厅，走在最中间的通道上，来到了观众之间。有人伸手，想要和他握手，就像看到摇滚明星那样。拿破仑常常想：“他们为什么要和我握手呢？”最后，他相信答案是：“因为我可以拯救他们。”

确实如此。他加重了语气：“从这里出去时，你们要想着：‘我能做到！’”

掌声雷动。

“我不会告诉你们，外面的世界一切都好。我会告诉你们，外面的世界令人厌恶，充满了问题，但我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，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在这里解决它们。因为我们要过好自己的人生。”

拿破仑转身看向舞台背景：在两幅海报之间有一个大荧幕，关了一些灯后，演讲的标题显得更加醒目：掌控你的人生。

拿破仑指着标题，张开他的双臂。

“因为你们要‘掌控——你们的——人生’！”他抑扬顿挫，慢慢喊出最后几个词，为了能让观众印象深刻，听进耳里，记在心上。

他跑回舞台上，转身面向观众，喊道：“你们想做到吗？”

肯定的回答震耳欲聋，仿佛一列火车向他袭来。

他微笑着重复道：“你们想做到吗？”观众齐声回答，声音仿佛一列火车，震得小玻璃窗叮叮当当响。

“谁想给我这个机会？”

观众直直地看着他，所有人的反应都一样：每张脸庞都充满迷茫和困惑。

“谁相信我？”

看吧，又到了这一步：大家都很忐忑。

“勇敢一点！来吧！谁信任我？”

一只手犹豫地举了起来，一只接着另一只，几秒之内，就有了十几只手举了起来。

拿破仑又从舞台上下来，停在一个男孩身边。这个男孩二十五岁左右，可能因为性格腼腆，他从来都没向任何人说过自己的心事，此刻所有人的聚焦也让他十分害羞。但他必须举手，这对他来说是最后的机会，对很多人来说都一样。

男孩脸红了，拿破仑对他微笑着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马克。”他的回答有些迟疑。

拿破仑把一只手放在男孩肩上，男孩几乎想往后退一步。

“我叫什么名字？”拿破仑问他。

“拿破仑。”男孩犹豫了一下，回答说。

现在，这里的主人笑容更明媚，他压低声音，语气温暖而迷人。

“马克，我不知道你想寻找什么，但我知道一件事情：你在这里是因为你很痛苦。”拿破仑又转向人群说：“你们来到这里，是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受痛苦。”

观众一起点头，承认了这个事实。

拿破仑捧着马克的脸，温柔而专注，仿佛是捧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：男孩这次没有躲闪，而是接受了他的拯救者。

“马克，我们做一个约定。”他的声音就像一个模范父亲向孩子解释人生真谛，极具说服力。拿破仑没有孩子，他父亲也从来没和他这样说过话，但这些年里，他接触了很多想从他身上寻找安慰的人，他学会了敞开心扉地聊天。

“今天晚上，我将帮助你改变对人生的看法。有些东西，你觉得是挑战，但那会变成机遇。我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，应该放弃什么。这对你来说并不简单，但你能够成功。”拿破仑转向观众喊道：“因为我不允许你们任何一个人迷失，一个都不行！”

观众一齐鼓掌，马克的眼睛闪闪发亮，他知道，这些话首先是对他说的。

“那么，马克，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？”

大厅里一片安静，所有人都想变成那个男孩。马克看了看四周，点了点头。

成功了！拿破仑知道这个过渡一定会奏效。他立刻准备好了接下来的话，声音中充满成功的激动和感恩：“这个男人给了我一个机会！”

观众们都在鼓掌，马克露出了一个羞涩的微笑。

现在，拿破仑要把所有人都拉进自己的阵营，彻底征服他们，让他们承认他是绝对正确的。

“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个机会？”

“因为我信任你，”男孩立刻回答了他，几乎出自本能，“我信任你。”

拿破仑的双手仍捧着男孩的脸，把额头靠在了男孩的额头上，最后说了一句“谢谢”，声音如此深沉痛苦，马克抑制不住哭了起来。

就在拿破仑紧紧抱住马克时，音响技术员詹妮弗开始播放一段巴洛克风格的音乐，感人肺腑。此时所有疑虑都被抛诸脑后，马克心里只想着：我们是一体的，只有我和你。紧紧相拥的几秒钟过去了，拿破仑松开了手，头也不回地走开。感人的时刻结束了，现在要重新振奋精神。立刻调整情绪。就像芬兰浴，这种策略叫作“情感浴”，先热后冷，冷热交替进行。起起伏伏，就像生活，没有那么多时间反思。

管风琴和小提琴已经开始演奏史提夫·汪达的《迷信》，讲的是当我们面对无法理解，但却又令人痛苦的事时，迷信不是正确的选择。

不知道是谁今天选了这么一段音乐，简直就是和拿破仑说的话作对。他赶快跑到舞台上，跟着音乐节奏拍起手来。他的能量是无法抵挡的，观众都已经站了起来。

所有人都站着，跟着节奏跳舞。

我和你们，拿破仑心里暗暗想。我和你们。

拿破仑闭上了眼睛。这次，他的小玻璃窗真要碎了

拿破仑最爱在秋季的夜晚出门散步，初秋气候宜人，不像冬季气温会降到零下 10℃；也不像闷热的夏季，摩天大楼间的空气让人尤其烦闷。

天黑后，拿破仑可以从一个街区走到另一个街区，一口气走上好几个小时。竖起的衣领盖住脸，头上戴着帽子，像其他纽约人一样步履匆匆。他看起来像是一个约会要迟到的人，但大多数时候，他只是漫无目的地走，不想继续走了就招手叫一辆出租车回家。

今晚本该和以往一样，但拿破仑的步伐缓慢而沉重，好像很谨慎，也很忧虑，这是之前没有过的事。

当他走出剧院，时代广场的喧嚣迎面扑来。汽车在人群中穿行，不停地鸣着喇叭。成群结队的游客开着闪光灯拍照，忙着在推特上发帖子。拿破仑对社交媒体一向避之唯恐不及。除了站在舞台中央，他不愿意成为世界的中心。他只爱孤独，这可能是因为剧院里有成千上万观众为他欢呼，让他觉得自己独特又重要。如果有人透过玻璃观察他，不和他交谈，会觉得他是一个江湖骗子，靠抓住别人的痛苦和弱点发了大财。拿破仑确实发了大财，但他深信自己说过的话，并坚信自己可以帮助别人。他在拯救别人的同时，也在尽力拯救自己。上大学时，拿破仑就知道这是他的命运。

拿破仑曾经想成为一名作家，但除了在一些不知名的杂志上发表过几篇小文章，以及替过气作家代笔写了两本小说以外，他没能出版任何东西。当他明白这个爱好无法维持生计后，就决定开始利用自己的天资，做一个倾听者。拿破仑一直是一位极佳的倾听者：边听边在合适的时刻说出恰如其分的话，或者是在某个合适的时刻，说出对方想听的话。他从未带着恶意做这些，他一直觉得这是一种天分。在麦迪逊一家剧院担任制片助理时，他真正发现了自己的这项天赋。有一天，一个演《斯图尔特·密尔的希望》的男演员在上台前几分钟突感不适，而拿破仑是当时所有人中脑子最好使的，因此他负责上台，向愤怒的观众解释演出取消的原因。剧院老板其实已经拿走了全部的门票收入，他根本不管这个突发状况，所以剧团没有可用的资金，也根本没能力退还票钱。拿破仑面对一百零九个观众，并没有详细地解释“突感不适”和“门票收入”之间的关系，而是给那天晚上的观众另一种体验：他用了一个多小时来演说，而不是之前想象的几分钟，原本忐忑的独白，很快变成了充满激情的捍卫演说，捍卫一个摇摇欲坠的剧团。他告诉观众，为了让大家继续拥有梦想，艺术家非常重要；为了把一段戏剧搬上舞台，需要付出很大努力；为了写好这些故事——他指了指后台——他们想把这些故事献给你们，只献给你们——这时候他指向观众——只愿你们从这些旧座椅上站起来时，可以带走一份我们的心意和希望。今天由于一个令人遗憾的事故，我们无法向大家演出我们的希望，但仍然感激大家的出席，仍然感激大家给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勇气。最后观众离席了，他们不仅没要求退还二十美元的门票，还为发现一个有突出演说天赋的男孩感到兴奋，